

从传说到历史

—徐福研究新考—

日本大阪·徐福友好塾代表 鸟居 贞义

序：从“经济热”到“文化热”

在做公司职员时，我致力于和中国进行商务交流，即日中之间的“经济热”。退休后，我又致力于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即“文化热”。具体是通过开展与徐福传说、七夕传说及考古学家鸟居龍藏相关的研究和社会活动，加深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

关于徐福研究，我近几年来关心的课题是“徐福史话的科学化”，即从搜集传说深入到发掘历史，特别是将科学的视点和内容引入徐福研究中，这也可以说是“徐福新考”。

本文也是我的“徐福研究新考”续篇。因为2002年在日本、2006年在中国举办的徐福国际研讨会上，我已从日中两国度量衡的比较等角度做过相关探讨，此次想从另外的切入点出发，即通过“连弩”、“半两钱”等的考察来继续做徐福研究的科学探讨。“持之以恒，功在不舍”，继续做这种尝试和努力，也出于过去我老师的教诲。

一 科学地探讨徐福东渡的轨迹

为了科学地探讨徐福东渡，我认为不仅只是考古学，而且还需广泛聚集医学(DNA鉴定)，建筑学(度量衡)等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

关于度量衡、半两钱等具体的课题，我已与在日本出云大神殿复原研究中一举成名的宫本长二郎教授(东北艺术工科大学)、高崇文教授(北京大学，考古学)和青年学艺员(大阪弥生文化博物馆)等进行了相关信息交流。

在和中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交流方面，关于古代“度量衡”，基于日本各地发现的“掘立柱”，我于2000年在北戴河秦始皇求仙·徐福东渡国际研讨会上做了发言(详见拙著《徐福さん》192页)，从度量衡这种科学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徐福东渡研究发表了我的看法，对此，中国的徐福研究者刘镇琦先生为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寻找徐福东渡更多的证据并非易事，今后仍需要花费好多年时间。为此，集结众贤的智慧并做好世代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想就“连弩”、“半两钱”、“竹筒”等来继续探讨徐福东渡的物证。

1 关于“弩”和“连弩”

据《史记》记载，徐福第二次东渡时，“为防备海中怪物（鲨鱼？鲸鱼？）的袭击，请求秦始皇为船队装备了连发式武器（连弩）”。

“连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在已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里有无被推测为与徐福一行所带的相同的“连弩”？用于与海中怪物作战据说是徐福事先假想的事，由此也可以考虑徐福一行所带的“连弩”也可能没有使用就带到了蓬莱国（日本）……

根据网络(Wikipedia)检索到的资料，“有记载表明，从秦始皇兵马俑坑里出土了若干保存状态良好的弩”。但我在兵马俑坑资料馆好不容易只看到1张一半埋在土中的“弩”的图片。



《史记》中记载的连弩



秦始皇兵马俑资料馆藏的弩



射姿兵马俑手

射手图

要找到完整的“连弩”我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若能在日本找到“连弩”的一部分，也就可以通过其使用的材质来比较研究其与兵马俑中出土的弩有无共通点。在兵马俑坑中是否存在可以推测为与徐福一行携带的“连弩”相类似的秦代的“连弩”？如果存在，其形状及素材如何？对此我期待着来自有关中国方面的信息。

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博士在其著书《有史以前之日本-1918年》中，就有关古代日本的“弓箭”的种类和射法在第1章有详细记述。其中关于种类被分为鸣带镞箭（narikaburaya）和天羽羽箭（amanohabaya）两种。另外，关于射法，著名的考古学者莫尔斯先生在其论文“*Ancient and modern Methods of Arrow Release*”中将世界弓箭的射法分为5类，并指出日本的射法属于蒙古式。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需要详细进行验证研究，但古代史研究中使用了“弓箭”概念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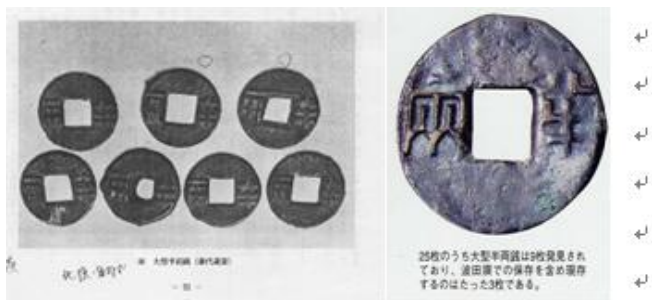
2 关于“半两钱”

在日本三重县熊野发现的“半两钱”被认为是中国秦代的东西，这在寻找物证方面是一

个很大的线索。据说发现了 7、8 枚，但现在只公开了一枚（熊野市历史资料馆藏品），这实在是遗憾的事。剩下的 6、7 枚均为缺乏意义的民间秘藏，我认为首先需要从找寻这些被民间珍藏的“半两钱”开始做工作。

找到之后，例如注明发现者、资料提供者的姓名，并将相关资料由熊野市保存等，积极开展这些“寻宝”的宣传活动的怎么样？“徐福热”正当眼前，现在是寻宝献宝的绝好机会。不用说这是日本方面的课题，但要与中国保存的秦代的“半两钱”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需要中国方面的合作。

从熊野市发行的资料《徐福传说的故乡探访》中可知，根据中国的专家学者在 1997 年和 2002 年两次对日本公开的一枚“半两钱”的鉴定，判明了该枚“半两钱”即为中国秦代的古货币“半两钱”，但有关鉴定人及鉴定结果的具体资料未有公开。如果有 8 枚，其中的 1 枚可以设想能够用以作为进行更高度的详细的科学分析。上海博物馆展示着半两钱及其铸造模型，如果日本方面的“半两钱”发掘工作取得进展，也可以与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进行交流。



日本三重县熊野市发行资料



三重县波田须徐福上陆地

3 关于“竹筒”

秦代的文字是写在竹筒上的。可以认为徐福上奏秦始皇的奏折也是用竹筒写成的。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许多珍贵文书都被烧毁了，但“徐福一行的东渡船上带有大量的烧毁前的竹筒，因此日本可能尚存中国所没有的珍贵资料”，人们期待着这种发现。为此，日中双方有必要从竹筒及墨的素材的分析开始分析，这样才能进行比较研究，这方面的国际合作也不可或缺。



向始皇帝上奏的徐福
(摄于琅琊台)



模写徐福持竹筒奏折的石像
(摄于琅琊台)



竹筒
UC Riverside, USA.
(website)

如上所述，深化徐福研究，重要的在于聚集众贤的智慧和力量。为了创造这种良好的环境，笔者认为日中双方还应该分工协作，加强相关的宣传推广工作。在此具体提出三个建议。

1、建议在中国西安兵马俑馆内设置徐福资料馆

我在过去 20 年间到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资料馆访问过三次。每去一次都发现资料馆的展示内容有新的扩充，对此我感到无比喜悦。但美中不足的是，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秦始皇和徐福东渡的相关资料及记录在这里却几乎看不到，为此由衷希望中国的徐福研究人员能努力促成在兵马俑资料馆内设置徐福资料馆。尽管徐福的知名度在中国国内究竟如何笔者尚不清楚，但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现在还很低是实际情况。秦始皇兵马俑一年要接待数万的日本游客，若能在兵马俑资料馆中特设徐福资料馆，无疑会对日本人带来很大的积极影响。



笔者在西安兵马俑馆正面留影



西安兵马俑资料馆

2、日本的教科书刊载徐福东渡的史实

徐福东渡是中国的正史《史记》上记载的史实。在徐福东渡的到达地日本至今流传着许多有关徐福的故事。只有将这些事实写入日本的教科书传承给年轻人，才能使得在进一步解明史实的研究上后继有人。当然这明显是日本方面应该做的事，我个人从很早以前就一直这样主张。最近从奈良徐福研究会的益田宗儿先生那里欣喜地听到，与此相关的努力正一步步取得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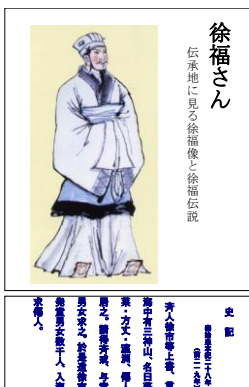
3、设立徐福研究国际事务局（东亚徐福研究联络网）

日中两国各地每年都举办很多的徐福研究会，在网络社会的现今时代，将这些信息通过制成主页在因特网上一览无余地公开，使两国民众使用自己的母语自由链接、相互交流，笔者认为这对于构筑国际徐福研究的良好环境十分有必要。顺便提一句，在我主宰的徐福友好塾主页上新设了公开留言的揭示板（BBS），谁都可以用日语自由的发表议论和见解。该网络活用于 2007 年末神奈川徐福研究会举办的“徐福学术研讨会 in 神奈川”的组织联络并起到

了很好作用。

由此我也建议我们的徐福研究能设立一个国际事务局，在东亚地区若能有一个研究联络网，那对深化徐福研究会起到很大作用。

结语



2005年，承蒙众多徐福研究人员的大力协作，我编辑出版了收录有关日本、中国、韩国现存的徐福故事传承地的记录以及徐福研究者特稿的《徐福》(日本大阪·徐福友好塾发行。详细请参照相关主页<http://www1.ocn.ne.jp/~nestbook/>)一书。

对徐福研究人员来说，我相信这会是一本必读的书。徐福研究的背后实际上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对于今后打算开始研究的人，我特别推荐以此作为出发点向前研究。另外，本书承蒙西山正广教授的大力支持，刊载有用英文介绍的徐福传说。东亚地区自不必说，也由此期待着将徐福研究扩展到欧美各国。

为了推进国际徐福研究，以上是我就部分课题提出的个人见解。为了解决这些课题，非常需要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是最后想再强调的。

★本文原文为笔者用日文写成。中文翻译过程中，承蒙刘道学先生、徐广影先生、王奕红女士、姬井伦子小姐等各位的大力指导和协助。特在此谨表由衷谢意。